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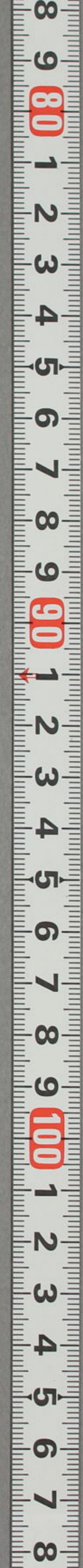


左氏

古
八
古
九

成
裏

服部文庫
117
207
17



117
207
17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八

成十六年
盡十八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

著樹。○雨水冰如字公羊傳云雨而
木冰也舊子付反著直略反
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
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
封著樹也今世時有
之皆寒甚所致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

子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

欒黶書子
○黶於斬反 徐於玷反

欒黶 欒樂書子。正義曰：十八年悼公之入，黶尚為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在，黶未為卿而得各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未為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鄢，謁晚反。又於建反。楚師至敗績。○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於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為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書君身敗。

也。劉炫又云：若君將被殺，獲者為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 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執。此會晉侯不肯見公，不諱之者，公為國內有故，不及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為恥輕於執止，故直書之，以示諫公之意。與公改過無後犯，及歸，公至自會，書公至自會，以無罪不諱，故依法告廟也。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無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

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傳義例從

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茗丘晉地舍之

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茗音條使所吏反丘至

使人正義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此

言舍之茗丘明其不以歸也大夫因使被執無罪者

則書行人以見無罪於是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

雖則無罪不稱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季孫意如得

囚

釋而歸書意如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至者釋例
曰賈氏以為書執行父舍于茗丘言失其所不書至
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按傳因之茗丘以別
晉都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
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
書其執處絕不書至乃所以示終於見執非示無罪
也穀梁以行父至不致者為公在故與杜義合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

平故盟

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湯古隆

之法○刺本又作刺七賜反爾雅云殺也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

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近附鄭叛晉子駟從

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

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

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鄭師也樂懼戴公

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鉏仕魚反徐音在魚反洧七

直○樂懼至氏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反○世本有文也將鉏為樂氏之族不知所出杜謙

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為一人退舍於夫渠不傲○

宋師不傲備○夫音扶傲京領反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

樂懼宋恃勝也○洧陂夫渠洧陵皆宋地○覆徐敷

扶又反又○衛侯伐鄭至於鳴雁為晉故也○鳴雁

芳又反○為于偽反晉侯將伐鄭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

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

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

存一作補

春和頭

卷三十一

湯古

荀庚樂書至燮佐之。正義曰：晉語云：鄆陵之役，

軍與此異者，彼孔晁註云：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

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樂范以其族夾公行，引

此為正。是彼謂分中軍。為二將，將上而佐將下。卻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

佐之。代卻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

荀營居守。荀營下軍佐，於是卻驪代趙旃將新軍。

新上下軍罷矣。守手。荀營至罷矣。正義曰：又反。荀營佐之。又此年未傳云：知武子佐下軍，卻驪將新

軍，是其文也。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六人，皆賞

鞞之功，死亡不復存。至此唯有韓厥在耳，卻至佐新

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

卻驪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

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

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句古侯反，與音預，使所吏反。楚子救鄭

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

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

申。禾反。過古。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

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

思無邪。邪似嗟。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

春秋左

卷三十一

及古

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

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也。詩頌言先王立其眾民，無不得中正。

烝眾至中正。正義曰：烝眾釋詁文，極中常訓也。

詩頌思文之篇，美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

稷，故杜以先王言之。言先王后稷立其眾人，無不得

其中正也。當堯之世，洪水滔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

性。后稷教人耕稼以養之，各復本性，故無不得中正也。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敦厚龐大也。正義曰：皆釋詁文也。言人之生計，若財物足，皆豐厚而多大。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木

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是其人生厚大，則心和而聽上命也。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

建利。好呼。瀆齊盟，不詳事神。瀆徒。而食話言。

信不守物。快反。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

今二月妨農業。奸音干。沈氏云：晉亦奸時所

以無天殃者，以鄭既有罪，晉人討之。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

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疲本亦作罷。刑不至快意。

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

意正謂伐晉是也此六句言苟無上六事隨便而言故與上不次服虔以外絕其好為刑不正邪也食語言為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為信不守物也杜以食話言是言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

底 至也。○底徐音旨。故為至也。○正義曰底聲近至。號令無常動情恣意或乍東乍西或欲遲欲速每事如此不可測量人不知信進退獲罪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言其必 誰肯致死戰也

敗不反 復見一本無。對曰至子矣。○正義曰叔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辨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戰勝之意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也民不知信

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撫人是德用之以施恩惠也有奸邪者斷以刑罰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詳者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為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適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羣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性行論語云民德歸厚矣即是正也此一句覆上德以施惠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計豐厚也財用有利益而每事得節飢則有食寒則有衣其事皆得節矣此一句覆上義以建利也政不擾民時節皆順春種夏耨而物得成矣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也自上及下和睦相親周旋運轉不有違逆上之所求下無不具下民自知其中無復二心故詩美先王成立我之眾民無不於女先王得其中正言先王善養下民使得中也自上下和睦以下至莫匪爾極總論在上德義

禮三事以教於下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
 而後致力於神民既如此是以明神下之福祐時無
 水旱災害此覆上詳以事神也故下民生計皆豐厚
 而多大入皆和同其心以聽進止無不益已之力以
 從上命戰陳之上有被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備其
 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得而勝也今楚內棄其國內
 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隣國之好不得其
 利是無義也與晉結盟而復背之貫瀆齊同之盟是
 無詳也與人要言今背其語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
 之二月農事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
 晉人無罪苟欲伐之疲勞下民以快已欲是無刑也
 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器而戰其可勝乎上若有信
 民之所適上既無信不知所從從前則違後令從
 後令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上之信其進與退皆得
 罪也人人憂其所至不知已之性命將至何處其誰
 肯致死而戰也子其勉力為之此行也必敗
 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與之長訣也

姚句耳

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
 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喪息浪反下同紓音舒夫合諸
 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
 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
 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眾散敗也在僖十五
 年遺唯季反下註問遺也同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輯又作集音同亦七入反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從徐子容皆反音或如字

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

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亟亟數也○亟去吏反數所角反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

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

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

也○亢苦浪反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

而陳壓窄其未備○盍戶臘反壓於甲反徐於輒反陳直義反下及註皆同窄側

百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匄本又作馬古害反曰

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

決開營壘為戰道○行戶郎反一音如字註同壘力軌反晉楚唯天所

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

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

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

相惡子重子反○窳勅彫反又勅弔反惡如字又烏路反王卒以舊

罷老不代○卒子忽反下皆同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

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

之盡故兵家以為忌晦月至忌○正義曰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

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盛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囂許驕反。徐讀曰噉。五高反。註及下同。合而

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巢說文作輶。云敵也。宇林。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

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大宰音泰。官名。大者多同。以意求之。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幕音莫。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上時掌反。行戶。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正義曰。子匠反。下去將同帥。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禱。

丁老反或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苗賁皇在

丁報反

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賁扶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左右

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

與苗賁皇意異

憚徒

晉侯至意異正義曰

且反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

犁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犁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

若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為州犁言晉疆賁皇言楚疆

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為

此言以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伯州犁耳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萃

集也萃似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三三震下坤上復無變

說卦震下至無變正義曰

曰雷在地中復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

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

復理故曰復也其筮六爻無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

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 厥目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

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

又為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蹙子六反射食亦反註及下射之同

中丁仲反註同長丁丈反激古狄反

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

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

春秋左傳

耳服虔以為陽氣觸地射出為射之象杜以陽氣激
南為飛失之象二者無所依馮各以意說得失終於
無驗是非無以可明今以杜言離為諸侯者按禮器
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云象日出東方而
西行也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國賊王傷不敗何待
象也說卦離為日故為諸侯

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

徒較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

樂鍼為右步毅即卻毅彭名御楚其王潘黨為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二

族強故在公左右其音恭也二族至左右正
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今知非
者杜云二族者順作之文無妄言宗族之事劉誣杜

智

以為宗族規其過非也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

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

之職為於國有至專之正義曰言國有元帥

在君至其父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為御也○

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為在君

前故子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

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徐莫北反遠其部曲

為離局離力志反註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

以出於淖掀舉也公掀起也一曰掀引也胡根反

一音虛斤反字林云舉公掀舉也正義曰說文

出也火氣也又丘近反公在於淖知

春秋左傳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古

掀當訓 癸巳潘虺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

為舉也 札焉黨潘虺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

堅虺鳥黃反之黨一本作潘虺之子黨按註云黨

潘虺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

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皆無子字蹲在尊反徐

又在損反一音才官反札側入反徐側乙反 以示

之黨正義曰潘虺之子其名為黨襄二十三

年申鮮虞之傳摯辭與此同古人為文略言耳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

苦瓜 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音智詰朝爾

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

朝是戰日朝如字註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同女音汝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呂錡魏錡射食亦反下至 占之曰姬姓日也

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

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仲反下

及註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

皆同 呂錡中項伏弋破弓衣項戶講反破他刀反 以一矢復命

言一發而中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遺也問遺也正義曰遺人以物謂之為問問

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

皆是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

也

奉火流

卷三十八 十三

及古附

若

謂

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莫拜。
反又音妹徐莫蓋反跗方于反。注之樹反袴若故反屬章玉反。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舊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縹謂一入赤為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晉御至衣韎韋之附注是也。鄭以附當為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為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為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為要脚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御至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御至服必鮮華。故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卻。楚王備識之。

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
○近如字一本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正義曰曲。箋拜鄭玄云箋則失容節。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劉炫以為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驥云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魏驥相似。今知不然者。按僖二十八年魏驥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驥不同也。按檢杜註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為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杜意。以為與魏驥相。

春火流
 卷三十四

似而規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

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擡○為于偽反使所吏

反註及下同擡伊志反揖○言君至今擡○正義

也字林云舉首下手也○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九

日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說文

云擡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註貴

人待賤人賤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

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

辱齊侯○溷戶昏郤至從鄭伯其右蒍翰胡曰謀略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

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蒍音腓勿反翰徐音韓

證反輕遣政○軍中反間也兵書有反間之法謂詐

反又如字○欲遣至執之○正義曰說文云謀

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及告已軍今謂

之細作人也此欲令謀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

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進遠鄭伯之前逆距鄭

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

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郤至曰傷國君有刑

亦謀之類故翰胡得以謀言之○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於破中○熒戰在閔二年○去起呂反熒內旌

中○正義曰旌謂鄭伯所建之旗破是盛旌之囊也

周禮全羽為旒析羽為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凡旗

竿首皆有析羽故旌謂之總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

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旗子重

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爲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

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

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

必射王有死藝命冉如琰反爲干乃射再發盡

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發如字徐音廢殪於計反搏音博中丁仲反折之設反又市列反軾音

式囚楚公子莩爲卻至見譖張本莩扶

莩○正義曰晉語謂之王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

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又問其餘夫音扶麾許危反日人實反使所吏

對曰好以暇暇開暇音開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

所吏反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於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承奉也苦臘

反造七 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

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

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

反從才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

及下 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

傷也以戰用五兵唯受無刃所言傷者皆刃傷也

何須於此獨辨金木故 補卒乘補死

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

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蒐閱也蒐狗似俊反秣馬利兵秣穀馬也

音 修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

也蓐音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

能見穀陽子反內豎見賢穀陽子反內豎

豎未冠者之名故杜以為內豎也按呂氏春秋云荆

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

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

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嗜酒耳而不能絕

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

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夫音扶。三日穀。本或作三日館穀。

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君幼本或作君幼弱。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之命告康叔以此言也。唯上天之命不

常於一人也。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唯有德者於是與之。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

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

過亦所以責子反也。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

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

王自殺。終二卿相惡。卒從此已。前皆子忽。對曰：雖

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

不敢不受。雖微至不義。正義曰：微無也。縱使雖

敢不以爲。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出于衛公出于壞墮壞墮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

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壞戶怪反徐音壞墮徒回反

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於壞墮設守而後行是出

國止於壞墮更宣伯通于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

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

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

庶弟鉏仕居反云以刺公子偃不云弟故也

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

於壞墮申宮傲備申勅宮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犇

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犇

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

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讟也晉侯不見公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在三十年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

從子臧所謂憂未息弭下而又討我寡君前年

氏反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

奔宋是大泚曹也泚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

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

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

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

無罪○篡初患反弑音式復扶諸侯至無罪○

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篡弑而立則侯

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爲君臣人得殺之隣國不得

復討往年爲戚之會主爲討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

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也宣元年會於平州

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縱非侯伯乃是

疆鄰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

試

臣人下疑脫不字

疆

遺

晉國竟不伐魯是由君唯不以德刑遺失也以伯

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

告傳○伯如字執及歸○正義曰諸侯被

爲例但諸侯尊貴不斥其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諸

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彼

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

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

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

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人

訴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

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

歸也此傳說曹伯無罪是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

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聲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齊晉

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

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守手又反下註同過古臥反又古禾反子叔申

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

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豹叔至奔齊○正義曰此時十月也至十月而僑

如奔齊昭四年傳稱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

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

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

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

為魯請逆杜不然者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

伯正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

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

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為聲

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

榮

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還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於庚宗彼傳因言宿於庚宗遂說娶於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初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為食於鄭為此年去彼年歸故下註云傳因言其終為食於鄭

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

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

使音嗣使所吏反註同介音界下文敢介大國同而後食言其忠也○而

一本作聲伯而後食○諸侯遷於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

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

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齊晉

侵陳蔡不書公不與音預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

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

書後也○將子失軍為失其軍糧傳稱諸侯遷于

潁上子罕宵軍之則軍諸侯之營不軍其輜重安得

為失軍糧也故杜以為將主與軍相失謂夜裏逃散

相失耳此諸侯即伐鄭之諸侯也經書公會尹子晉

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書宋衛傳言宋衛皆失軍則

宋衛在矣在而不書後至故也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

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

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

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茂從晉矣茂無也若欲得志

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茂也

茂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茂有貳矣斃婢

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

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

有鄆城原力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

去仲孫茂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

魯甚於晉公室去起呂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

反下同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齊魯 二十三

矣聞其淫慝情○慝吐得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

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

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夫

朝如若朝至夕亡○正義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

字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

為讐是欲棄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

還為晉讐郤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

也隸賤官○為于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

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二君宣成○相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不受郤犇請邑○衣於既反食舊如謀國家不

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

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

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

及郤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

而獨殺偃偃與謀音預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

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

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見賢遍反○齊聲孟子

通僑如國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于高固之間

國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國

傳亦終言僑如之佞間徐音間廁之○晉侯使卻

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國伐功也國

國晉侯至其伐○正義曰周語稱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以告單襄公非卻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

論卻至將死答召桓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

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

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驟稱

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卻至自伐之言多矣

其辭不國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國温季卻至

可具載國温季其亡乎○正義曰周語單襄公答召

據反國桓公云人有言曰兵在頸者其卻至之謂

乎即具論卻至之失乃曰以位於七人之下國佐新

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國位於七人之下國佐新

軍位在八國位於七人之下○正義曰此時樂書將

韓厥將下軍荀偃佐之卻鞮將新而求掩其上國稱

已之伐掩上功國稱已至上功○正義曰周語曰

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

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

夫苟伯下軍之佐，以爲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爲政。今變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爲政，不亦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可乎？將必求之，是掩上功。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爲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見賢遍反。夏書

至可乎？○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章也。其爲人所怨者，豈必在明白之處乎？其於人所不見，當於是圖謀之。此書之言，將謂慎其細小之事者也。今乃明

明言之道，已欲掩其上。此事甚明，其可乎？言必不可也。杜不見古

文，故云逸書。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

至顯稱已功，所以明怨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

古活反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

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柯古河反。

秋，公至自會。無傳。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

史文。○正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

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為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劉賈以為諸言用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鄩子諸若此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若不書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按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冉有用子於齊師孔子以為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也

辰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

脈闕○狸力之反
十六日壬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為誤長歷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年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又杜於土地之篇凡有地名二十六所不知所在之國狸脈即知其一不知是何國之地故直云闕也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狸脈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脈非魯地矣以下有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

也公羊穀梁傳以為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為日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獲俱縛反徐居

○正義曰獲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

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

晉殺其大夫卻鎡卻犨卻至

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虎起居反

滑至屬周○正義曰僖三十三年秦人滅滑經書入則是滅而不有不知滅後屬何國也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傳楚公子格侵費滑晉靡註云

晉靡鄭邑不言費滑杜意當以費滑為周邑也然則若是周邑當言侵周以別之定六年傳稱鄭伐周焉

滑晉靡爾時晉靡亦為周邑蓋費滑晉靡周鄭之間襄時屬鄭

定時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

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

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

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許宜反浦于軌○正義曰釋例云浦水出反治直吏反**○**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

川長平**○**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

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

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後尺氏反又尸

同祝之**○**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非者

又反**○**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

是其欲死之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

並卒故知自裁若其二人之卒適與死會春秋之內

唯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樹酌傳文

以為自殺劉以為偶然而死以規杜夫非也何休膏

育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

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為因禱

自裁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乙

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

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

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慶克慶封

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闕巷門○與如字

音宏冒**○**闕○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街謂之壺街

亡報反**○**門謂之闕孫炎曰街舍間道也李巡曰闕

街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夫人所

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謫譴責也。○謫直。華反。譴。

遣戰反。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

會伐鄭。○相息亮。反。下相施。

氏高鮑處守

○守手。及還將至閉門。

而索客

○索所白。孟子訴之曰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角頃公子。音傾。

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

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剛音月。又五刮反。齊人來召鮑

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

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卜立冢宰。○句其俱反。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

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

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

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知音智向。許亮反。本又。

作嚮行。下孟反。○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

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汝上。○正義曰釋例云。汝水出南陽魯縣大蓋。

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初聲伯夢涉洹。

潁川汝南至汝陰襄信縣入淮。

○涇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
慮力於反樂音洛下樂平同 或與已瓊瑰食之

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瓊求管反瑰古回反 含戶暗反本亦作哈

○瓊玉至含象○正義曰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玖瑰珠也呂靖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為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食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珉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按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 泣而

為瓊瑰盈其懷 淚下化為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

曰齊涇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從就也夢中為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于豕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

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繁猶多也傳戒

數占夢 ○莫音暮 今眾至傷也○正義曰聲伯之數所角反 意以初得此夢謂凶在已懼不敢占今眾既繁多而從余三年余之此

夢凶災散在眾人不在已也故云無傷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 討高弱 杼直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請於諸侯 且反下

及註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 疾克淫亂故殺之

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

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

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降下待命于清○正義曰欲遣國勝告難故令待進止之命在于清地非

是使還○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嬖待命必計

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

變言○反自鄆陵本作自鄆陵去起呂反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

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卻

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犍與長魚矯爭田

執而梏之梏械也○矯居表反梏古毒反械戶戒反與其父母妻

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

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樂書

欲固壘卻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蒍告

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鄆陵戰晉囚公子蒍

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卻犍將新軍乞

師故言不具師所類反守手又反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

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正義曰晉世家云

悼公周者其先祖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是周為襄公曾孫也

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

敵使乎

國

謂鄆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

○使所君

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國

嘗試也

○盍戶臘反使所吏反又如字

卻至

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

信

覘伺也

勅廉反伺音司又絲嗣反

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後使大夫殺

國

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卻

至奉豕

國

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

國

寺人奄士卻

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國

季子卻至公反以為

卻至奪孟張豕亦反

○射食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

御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

國

不偏公室

○偏彼力敵反下同

多怨有庸

國

討多怨者易有功

○易以

公曰然卻氏

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

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

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國

言俱死無用多其

怨咎

○知音智下同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

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國

言不得

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爭死命也罪孰大焉

國

傳言卻至無反心

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

國

八百人也長魚矯

請無用衆公使清沸臯助之

臯沸臯亦嬖人○沸臯味反臯

徒回抽戈結社

社社裳際○社而甚反而偽訟者

偽與清沸臯訟三御將謀於榭

榭榭講武堂

堂○正義曰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為講武堂傳言將謀於榭似仍未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三御慮公殺已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未至榭也或將謀於榭是未至榭故杜云位所坐處也謂當時隨便所坐之處故長魚矯得偽訟而殺之若已至榭不應就榭偽訟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位所坐處也駒伯御錡苦成叔御欒○處昌慮反
溫季曰逃威也
遂趨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

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

當為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

且也晉語說此事一且而尸三卿不可益也
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御姦以德
御魚呂反下同
御軌以刑

刑治近也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

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施如字 或式鼓反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也曰寡人

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也。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

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

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也。

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

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

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

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去起呂反。下同。少詩照反。古人有

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尸主也。○焉於虔反。舒庸人以楚師之敗

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人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釐。釐。巢。駕。釐。虺。楚。四邑。○道音導。下及註同。駕如

鬼。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

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橐

反。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

夫。○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

橐 音義同
釋文當後在前

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公以私欲殺三卻則三卻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為樂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為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卻氏卻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為亂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二者據其死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之罪解其並為國討之意劉炫云杜言三卻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卻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卻氏失民胥童道亂乃總釋傳並言二者皆為國討之意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

經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

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也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

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又反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齊桓公

春不

築鹿囿

音又

巴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

言伐

○輕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音房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杙

虛杙地闕

○虛起居反杙他丁反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

厲公

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言

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乘繩證反註同

不至

七乘○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唯一乘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言侯禮七乘耳諸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故彼註云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嘗為侯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也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其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少詩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

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

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曲沃

始命君○辛巳朝于武宮○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

巴朝祖廟取其新也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

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

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

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之屬也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

世所謂白癡○菽音叔易以豉反齊為慶氏之難

前年國佐殺慶克○為于偽反故甲申晦齊侯使

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

宮夫人宮○華免齊大夫至人宮○正義曰杜世

字此註以華免為大夫則士者為士官也官掌刑政

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

宮之朝蓋齊侯召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

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

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

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國弱勝之弟王湫奔萊國

湫國佐黨○湫子小反徐子鳥反萊音來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國

國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國

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國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

居喪○殺音弒國朝廟至居喪○正義曰辛巳距乙酉

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

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絕故悼公自

外而入即位之日即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

其禮不同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

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謂云與諸侯為兄弟者

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致以

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計

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總麻之親法當

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

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

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

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絕而別立亦

非嗣矣始命百官國始為政施舍已責國施恩惠舍勞

役止逋責○施舍如字一音始歧反逋布吳反逮鰥寡國惠及微○鰥古頑

反振廢滯國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國匡亦救也禁

淫慝薄賦歛宥罪戾國宥寬也○慝他得反歛力驗反宥音又展力計反

節器用國節省也○省所景反下同時用民國使民以時欲

無犯時國不縱私欲○縱本亦作從子用反使魏相士魴魏頡

春秋流卷之三十八

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朔

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相息亮反頡戶

結反顛苦果反

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

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

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

將新軍曰武子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

國文子勤身以定者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

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窺

敗晉功魏顛以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

景鍾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彼言呂宣子魏

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顛也又曰呂宣子

辛公以趙文子能恤人事使佐新軍趙武父祖功

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于晉國

荀

家荀會變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

荀

荀

荀

荀

荀

荀

荀

荀

荀

荀

儉孝弟

無忌韓厥子

○孝弟音悌

荀家至孝弟

語云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悌惠荀會文敏厲

也果敢無忌鎮靖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悌惠者教

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修之使茲四人

者為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職掌教誨故使訓卿之

子弟令之共儉孝弟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

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

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為公族大夫使士渥

今言使為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

使士渥

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

渥濁士貞子武子為

景公大傅

○渥於

使士渥至時使○正義曰晉語

春秋流

卷三十八 三十九

及古月

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右行

其官而修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

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

薦獻公司空也 行戶郎反為于委反 辛將至

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為

五軍其置三行無多年歲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

人即屠擊之子孫也為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

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為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

以為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弁糾樂糾也校正主馬

氏耳 弁皮彥反本又作下同 義曰以晉語知是樂

官糾居黜反校戶孝反註同 義曰以晉語知是樂

糾也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

征伐之世以御戎為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校正

當周禮校人校人掌主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

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

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使訓諸御知義 戎

士尚節義也 謂諸是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千乘乘

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

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

御事此言校正助御戎訓御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御蓋令校正助御戎訓御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 司士車右之官正義曰周禮

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士也掌

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

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或

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為尊

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為車右屬官 使訓勇力之

服虔以為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使訓勇力之

士時使 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

共時之使

○共音恭本亦作供下文同

義

勇力皆至之使○正義曰所訓勇力之士皆

謂為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總使此官

訓之使共時之失於疆暴如魏犢之徒不順上命故

使不犯法也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省

卿戎

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省所景反

義

卿無至攝之○正義曰卿謂軍

之諸將也若梁餘子養御罕夷解張御卻克之類往

前恒有定員掌其卿御今始省其常員唯立軍尉之

官臨有軍事使兼攝

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

絳為司馬

魏犢子也

張老為候奄

鐸遏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

於葛反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相親以聽上命

子忽

徐音謁

洛反渴

反乘繩證反

程鄭為乘馬御

六駟屬焉

使訓羣駟知

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

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

知禮

○駟側

初奚至知禮

○正義曰晉語云公知

禮留反

初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

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

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

遏寇之共敬而信疆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師舊

職而共儉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為端而不淫且好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

大也中軍尊故稱大也輿尉輿司馬者皆上軍官也

輿眾也官與諸軍同故稱眾也從車者為卒在車者

為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

使相親以聽在上之命

○程鄭至知禮

○正義曰

及右周

帥

春秋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右周

為

荀氏別族世本有文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耳周禮掌駕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為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旗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頌是騶為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為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按人職云良馬三乘為阜阜一趣馬趣馬下士三阜為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馬廄廄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廄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每廄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鄭而使總領之也戎車貴疆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按人乘馬一師四圍二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

馬二種鄭玄云每廄為一閑二百二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按有左右則天子良馬五種各有四百三十三匹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四百三十三匹則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詩云駉牝三千舉大數也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邦國六閑四種去種戎其齊道田各用一閑駕馬三之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大夫四閑二種去齊道田馬一閑駕馬三之則八百六十四匹四匹一師也十二匹一趣馬也三十六匹一馭夫也二百一十六匹一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反帥所類反下之凡六至譽也○正義曰上已歷言所任皆得其人於是晉立六卿卿名下各有統領羣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

春秋疏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禮記

之人是民所褒譽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為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為卿一也。荀家等為公族大夫二也。士澠濁為大傅三也。右行辛為司空四也。弁糾為御戎五也。荀賓為右六也。祁奚為中軍大夫至籍偃為司馬七也。程鄭為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卿總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初奚為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過寇籍偃雖是數官總為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此唯有中軍上軍無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別立其官故也。其胤緒也。大略所敘皆尊官在前卑官在後。○大國為三軍之將佐皆是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長非獨卿身乃謂其下凡為人之長者皆有民舉不之美譽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者也。舉不

授

失職官不易方

官守其業無相踰易

舉不至易

曰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職者也。文任文官武任武官其用為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若文人為武武人為文則違方。爵不踰德。量德受爵。師不

陵正旅不偏師

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

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軍至陵偏。○正義曰傳言不陵不偏者皆謂下不陵偏其上旅卑於師師卑於正知正是軍將命卿也。唯舉師旅不相陵偏言上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下有禮皆不相陵偏也。

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卽位之年。○復扶又

復入皆同。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上時掌反。所以復霸。○正義曰霸者把也。把持王

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為五霸耳但霸是疆國為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為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疆故云復霸 ○公如晉朝

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 曹門宋城

門也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

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邾城郟幽丘皆宋邑 ○取朝如字邾

古洽反郟古報反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五

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師告以三百乘成

之而還書曰復入 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

復入 ○乘繩證反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謂

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 亦國逆 ○復歸音服一

又反 諸侯納之曰歸 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

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 謂身為戎首稱兵

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

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以惡本或作

凡去至復入 ○正義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

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

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

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

蔡季是也身為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

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衎以表舊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八 四十四

汲古閣

違

曹

送

制傳稱凡例總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
 入善其得眾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所思焉故閔公
 為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卒晉絕位而在邢魯之
 季子勢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
 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
 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逆眾之犯而以
 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
 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耦國之疆陳
 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
 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
 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
 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與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
 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
 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
 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
 為義也賈氏又以為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
 有力也案楚公子比去晉而不返是無援於外而經

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
 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
 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
 立則皆非例所入鄭之良霄以寇而入入即見殺而
 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天子之制也周敬王王
 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
 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入直是白外入內
 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
 以為例如此甚多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
 因附會諸納為義至於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眾
 窮不能通乃云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
 楚人圍陳納頓于頓則頓國之所欲也北燕伯傳
 有因眾之文不可言內難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
 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有禮理無有難
 此皆先說之不安也沈氏云國逆而立之曰入唯謂
 國君知不兼臣者以臣而無位本賤不書故知臣無
 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四十五

及古

不通之不疑下字訛

春秋

卷之六

宋

可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為戎首稱兵入伐是戎首指臣為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不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即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而言不復曲細為別也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徐在居反吾

音魚西鉏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吾人名也

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

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厭於鹽反憾戶暗

不然而收吾憎使替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

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

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

也間如字又問廁之間釁許靳

不與吾同惡也而收取吾之所憎謂魚石是也使佐其楚國之政以伺間吾之釁隙而侵伐我如此則亦

是吾之所患若晉用楚材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

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夷庚

庚至之道正義曰夷庚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

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之道使其不

得往來故吳晉所以懼耳若其不然何以獨云懼吳晉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難之

名故杜土地名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逞

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逞姦而攜服正義曰逞

春秋

卷之六

宋

攜離也諸侯見楚助賊服從者其心皆離是離其服從者之心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

患難難乃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也○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語其德政○勞力報反語魚據反註同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

請為昏為平公不徹樂張本驟朝于晉正義

驟是疾行之名從○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

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

來見也見賢○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言道也○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也○冬十一月楚

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

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

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

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

關○台勅才成霸安疆○正義曰謂文公成霸安

也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角宋

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也季文子問師數於

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

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營今薨季亦佐下軍

士魴○疑直例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

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

月孟獻子會于虛朽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

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

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

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

適承嗣故曰書順也○適丁書順也○正義曰自

寢桓莊僖文宣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言道也

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為人所殺

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

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

不安非是得道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

曰魯君薨世適承嗣故傳見莊

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

之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九 襄元年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九 襄元年

襄元年 盡四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襄公

陸曰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

在壽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是公年四歲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春秋左傳

卷第二十九

及古

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

主非匹敵故音預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鄭地在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鄆以待晉師

才陵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

書其所次此書次于鄆者為此魯齊曹邾杞其兵皆

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次以待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五日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為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營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

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

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

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

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已亥圍宋彭城國下有二月則此已亥為

正月正月無已亥日誤國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

其月無已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非宋

有二月則已亥必是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

地追書也國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

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國正義曰公羊傳曰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

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

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

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為楚邑

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為楚以彭城封魚石

為國故註言封魚石也既列為國非復宋地傳言追

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

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

後追思前事若以追為在後追前則仲尼於是為宋

新意皆是追書前事非獨此為追書也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國登成也不與其專

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國為于國登成至繫宋

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

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

以封叛者削正興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

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

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

欲出附他國故言復入也若總而言謂之宋志國稱

宋亦以成宋志國於是至宋志國正義曰魚石舊是

繫于宋則成此魚石為一國之君夫子追繫於宋乃

有主意於是為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不成此為

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爲一國之主有此二意故繫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段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於殺雖實不克段而書之爲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修春秋而傳於此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修春秋或衰或存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志此宋志鄭志者以其雖是夫子所修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按十年成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卽此類也於此二事傳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彭城降晉晉人以

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箕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

略之瓠丘晉城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

石向爲人鱗**宋向帶魚府**○降戶江反註同寘之時反瓠徐侯吳反一音戶故

反垣**彭城至略之**○正義曰按莊八年邲降于音袁**齊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

不書者但以其賤故略之也晉樂盈復入于晉下云晉人殺樂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略不書者

彼以殺之爲重來告故書**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

此以降事爲輕故爲賤略

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質音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郛芳夫反韓厥至其郛○正元帥所類反義曰傳唯言諸侯

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則次鄆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按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

於

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
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與戚之會始
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
鄆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
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
宋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
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鄆故諸侯之師不序
也入鄆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
入鄆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荀偃不書非元帥
○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
詳內略外春秋之常故敗其徒兵于洧上徒兵步
杜為註復時一言之耳

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洧于軌反

徒兵○步兵○

正義曰論語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猶空
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
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註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
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

令

今

鄭以待晉師

齊魯曹邾杞

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

楚焦夷及陳

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

故不書○焦如字徐在堯反不與音預

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

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

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

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打會獻子先歸會葬今公雖即

位年又幼小君既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呂留二縣合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犬丘城迂迴疑

○鄆才河反又子且反迂音于

○九月邾子來朝禮

春秋左傳

卷之五

昭公十四年

字

春禾頭

卷之二十九

汲古閣

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

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事小。以

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

安國家利民人爲大。○好呼報反。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

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踰古困反。○未與至經誤。徐又胡村反。○正義曰。踰以

特

又

成八年即位。九年盟于蕭。十五年于戚。○七年楚子

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

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

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

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註皆

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註持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

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

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踰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

踰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

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

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月。其文皆具。所言

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爲誤。七月之事。錯書

以爲六月。故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殖

市力。○師將尊師少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

春火流

卷之二十九

汲古閣

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少也晉為兵主故當先書宋雖非卿以師為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諡法執心

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克莊曰齊是齊為諡也葬而舉諡禮之常也此特云齊諡者以諡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人齊女嫌齊非諡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齊女姓姜氏彼齊非諡故此須明之

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

虎牢○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三十二年註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成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為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為已有故不繫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伯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

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

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萊音來輿音餘本亦作與索所白反

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九

沈古閣

師

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亂而不損曰靈言諡應其行○應應對之應年○夏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之屬○楨古雅

○楨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楨又云大而鼓楸小而鼓楨

樊光云大老也鼓楸皮也皮老而斃楸者為楸少也少而斃楸者為楨又云椅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

所云楸梓皆楨之小以自為楸與頌琴○楸棺也頌

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楸初○送終○正

義曰以論死者言楸知楸是棺也四年註云楸視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楸為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

楸

棺

之棺四重水兕革棺一也棺一梓棺二鄭玄云也所謂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次梓以楸為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為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為梓鄭玄云梓謂棺親尸者梓堅著之言也天子梓內又有水兕

革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冠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為梓梓即楸是也

其梓用楸為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以梓為楸者名之曰楸其內必無棺也梓楸為楸其楸必用梓也

記唯言即位為梓不言梓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梓用楸即云梓謂梓棺也天子之梓自用楸則諸

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梓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為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季文

名猶如言雅琴也觀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季文

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徐余亮反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

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知音致下同季

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本為不哲矣一詩曰

矣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之為美德之行矣言之者行事無有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

為不知矣哲知釋言文也且姜氏君之妣也襄

公適母故曰君之妣妣必履反適丁歷反本又作嫡之妣公至

義曰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

公之妾定姒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詩

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

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

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烝之承反畀必

反借音皆詩曰至孔借正義曰詩周頌豐年之

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種之禮為烝嘗之祭鬼神享

之則下與福佑甚周徧言今事妣失禮神將不福祐

俱俱亦徧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齊侯使諸姜宗

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

禮疆居女也宗婦同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

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

世多矣不可姜姓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觀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

婦知此宗婦亦是同姓大夫之婦然則諸姜是齊同

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為妻者也禮記檀弓召萊子

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

召萊子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國為六年滅萊傳

東陽齊竟上邑音竟○竟國召萊子萊子不會○正義曰

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

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向魯耳萊子以其輕

侮故不肯會○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國欲辟楚役

以負擔喻○擔都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射食非異人任寡人也

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非異人任絕

至人字絕句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國言盟

誓之言○背音佩棄力服本作棄功暱免寡人唯二

三子國集矢至三子○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

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

也任此患者為寡人也今若背之棄其勳鄭之力與

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人此棄言背力之責唯二三子耳○秋七月庚辰

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國攝君事國子罕當國○

楚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者鄭國

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

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足正卿知當國

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

年雖長大為偏於晉子駟為政國為政卿子國為司

馬晉師侵鄭國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國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

一作正卿

違先君意

官命未故。正義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修

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會于戚

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謀討之。孟

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

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元

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郟。

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元年，至武子。正義曰：元年伐鄭，次于郟，唯有韓厥荀偃於時。武子未必在軍，當是此會始告之耳。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三

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

言復憂齊叛。復，又反。下

文將復，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

以城事白晉君，復會同。

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營能用善

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

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

春秋左傳

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

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

公盟于外○檮勅居反晉侯至于外○正義曰文三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巳出

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

會晉侯餘處別會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後無定例也但此盟于長檮晉侯為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刻期聚會之處唯得以自晉告廟不得以長檮告也註言本非會解其必不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

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音善雞澤至無譏○正義曰諸侯不得盟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聚盟則

共不

為是 國當刪去而依例跳出

春秋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
 其事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
 侯不謀王室共譏王人在盟是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
 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
 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
 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
 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
 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有子帶之難
 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
 之曰謀王室以明王救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
 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軌故經但列諸侯
 而傳具載其實此實聖賢之垂意以為將來之永法
 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翟泉之盟于虎
 在列君子以為非天子之命虧上下常節故不存魯
 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難澤之會單子與盟亦
 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
 知是命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疾楚政而來屬晉

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僑其 陳疾至如

凡盟主召其同好之國刻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
 加貶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序於列魯君後期
 則總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
 夫盟于扈是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
 袁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喜其來而不責其
 晚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袁僑自來
 故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鄭伯
 鬲頑如會自是被召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
 故書如會為卒

張本與此異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
 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
 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

春秋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月十三日經誤諸侯至經誤○正義曰諸侯盟會歷序國君其下云某人某人皆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多矣此袁僑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諸侯既盟袁僑乃至不可特為袁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日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其序諸侯此總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總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魯史魯史所記詳內略外僖十五年杜丘之盟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大夫其內可以兼袁僑而殊袁僑言及陳袁僑盟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為盟陳袁僑耳且上文雞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袁僑故殊之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

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

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

袍廖力彫反組音祖下皆同被

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

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甲者

造

此傳君子補

春秋

卷之三

造

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覆蓋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要恆人情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

○當時君子○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丘明自言託之君子謂子重亡多於獲楚人以君子之言答楚人以是責子重不得為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

偽

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

○咎其九反○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

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相息亮○稽首首至地○正義曰周禮九知武

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

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仇讐

謂齊楚與晉爭○介音界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

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修

吳好○鄭服在前年○為于偽反將合諸侯使士甸

春秋

卷之三十五

造

告于齊曰寡君使甸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

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

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易以鼓反註同難乃且反年內同度待洛反以謀不

協請君臨之使甸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于彤外○與士甸盟彤水名音而盟于彤外○正義曰此是

士甸適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若是地名

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厓內為隩外為隈李

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外為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

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彤為水名其小盜曲而

近城故○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

稱彤外其職者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解

狐卒音蟹

○正義曰讐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

奚皆謂之讐此是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

下云稱其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

不為諸也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

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

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

○諂他檢反稱其至為黨○正義曰設令他人稱

比毗志反其讐則諂以求媚也立其子則心在

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

故舉為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

順曲從以求彼意故以諂為媚媚愛也言為諂以求

愛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九 十六 昭公十四年 昭公十四年 昭公十四年

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為廂屬之名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

範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

位故曰得舉祈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建一官而三物成正義曰

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

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按解狐得

職何成事之有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

之人能舉似已者也讀以夫為下句首詩云至似

王

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云右六月公

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正卿

士音頃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

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

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於小

國正義曰多有所欲求索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

侯無厭侵害小國故小國怨也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

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行戶郎反註

不

魏絳戮其僕魏僕御也
魏絳戮其僕○正義曰以
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
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謀而膊之凡殺
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
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
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
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
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
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卻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
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
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為戮下
云至於用鉞當是
殺之乃以徇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
 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
 無貳志事君必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事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
逃○正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以為此事而
言也服虔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然
則斬僕信依法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
刑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本其宿心非是專
為此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
使臣斯司馬
斯此也
將伏劔○正義曰謂仰劔
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士有死無犯為
 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子
 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

音越

鉞

臣聞至用鉞○正義曰臣聞師旅兵

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為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軍旅之事守官行法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法令而放舍罪人是為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敢畏懼死罪放舍罪人不為共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為不敬魏絳自謂也不武不友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已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致臣之罪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

司寇

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

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

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死為重

過○跪先典反重直用反註同

敢以為請

請使無死晉侯以魏

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食音嗣註同又如字特為干偽反

與之禮食○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

頭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頡魏絳俱是

魏擘之子穎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穎別為令狐

氏絳為魏氏蓋穎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

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擘孫計其年張老為中

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

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

三月無巳酉日誤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妣杞姓

成公至杞姓○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為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為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杞鄭之徒皆妣姓據大者言之故云妣杞姓疑是杞女而未審故也

葬陳成公無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無傳定諡也赴同祔姑反

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諡之葬速○正義曰諡法純行不爽曰定舊說妾子為君其母不得成為夫人故杜詳言之於例赴同稱薨也祔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妣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妣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妣氏薨葬皆以禮備為文明季子雖議從略賤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關也禮公子為其母練冠緌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為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為夫人之意也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齊晉

春不

卷之

沈古

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如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
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則季孫
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為無禮明知於禮得成是
知妾母成尊是為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
不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
母既薨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
豈得以妾母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
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如乃
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
為正夫人以有罪廢妾母得成為夫人也哀姜雖被
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按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
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如薨葬成尊成風定如並無譏
故知其法以五人葬以于貴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

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桐陽縣南

反鮑孟康音紂直又反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

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

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

伐喪○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匄侵奪齊至瑩聞齊陳

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

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

春秋流

卷之

沈古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為下陳圍頓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在元年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

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

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肆夏戶雅反註及

下同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

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駘夏九曰騶夏

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為三

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宗思

文也韶上招反過於葛反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夏本或為夏納誤渠其居反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縣歌鹿

鳴之三三拜

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至三拜○正義曰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鐘鐘是金

也故稱金奏周禮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

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也又燕禮註云以鐘鐃播

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

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

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

工歌鹿鳴又略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

夏亦是工之歌之工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

鳴亦是工歌之耳○肆夏至夏曲○正義曰周禮

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韶夏納夏章

夏齊夏族夏駘夏騶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

辨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

陔夏公出入奏騶夏定本納夏為夏納此傳直言之

三不拜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

奏火疏

遇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文王之三蓋文王大明縣以文王為首并取
 其次二篇以為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為首亦并
 取其次二夏以為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三者皆名為夏知其次二夏并肆夏為三也
 周禮謂之肆韶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為每夏
 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
 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註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
 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王
 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
 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王位也故時邁曰
 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
 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
 大也言以後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
 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
 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數家之說各以意言經典散亡
 無以取正劉炫云杜以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

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
 縣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
 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
 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
 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
 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
 為韶夏納夏凡為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
 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
 遏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
 夏冠之云肆夏繁繁即是肆夏明遏是韶夏渠是納
 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
 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二說何所馮準先儒以
 繁遏二字共為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為思文分字既
 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繁其肆夏為句何為
 不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
 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
之行人通使之官○員音云徐于貧反使行人通
 所吏反下註及文皆同**行人通使之官**

春秋疏 卷三十九 二十三 及古閣

使之官○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為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詔註云韓獻子白晉侯使行人問也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藉在夜反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舍音捨重直用反下皆同目元侯牧伯○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樂音洛及與至相樂○正義曰及與也釋詁文言云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懼不敢聞此分之為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等差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為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

春秋疏

卷三十九 二十四

及右

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來朝
 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
 乃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已臣為主兼燕四方之賓其
 樂歌鹿鳴是其定差也燕禮升歌訖乃為笙歌三篇
 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為間歌六篇堂上歌
 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
 笙由賡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
 也間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風詩
 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卑於歌一等則知諸
 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卑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
 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
 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
 其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聞所用則
 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小雅
 則笙間用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
 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間用魚麗小復更

用其首篇者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
 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為歌鹿鳴穆
 叔以已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
 燕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
 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尤尚不得用之而燕禮
 者諸侯燕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
 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
 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
 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
 客俱得用之與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

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義曰詩序言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已之臣以已
 臣為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已為嘉賓故拜

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是燕聘客唯若迎為異，餘悉與已臣同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聘故以此勞之。**以勞力報反註。詩言至勞之勞，之向駢芳非反。正義曰：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謂遣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此篇，勞已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臣。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之觀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君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

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諷子須反，度待洛反。下文註同。詢音荀。皇皇至四事。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為晉侯所教，故云君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為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臣，必諮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問難。**○難乃且，反註同。**咨親至為謀。**○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為三者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為事，事難為難。孔晁註云：材謂政幹也。**臣獲五善。**水火流。

敢不重拜。五善為諮詢度諷謀。臣獲五善。○正

即得一善。故并各為五。魯語云。君親使臣。以大禮重

之以六德。孔是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

言自謂知所無及。懷靡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

故爲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

賜。故云。○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

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

廟。又不反哭。○過古。櫬親身至反哭。○正義曰。櫬

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爲虞祭。今定姒初薨。匠慶以

君長懼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無

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

曰。君即位而爲禫。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

議欲不爲。是素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

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

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爲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

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

謂之反哭。今故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夫

有欲不爲反哭也。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虞。謂如季孫所議。則

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

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長丁初

季孫爲已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

季文子樹櫃。欲自爲櫬。○爲于僞。反。下註爲定姒。爲

直良。○蒲圃。至爲櫬。○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

反。○毛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樹菜蔬爲圃。治

春秋

卷二十九

二十七

也言

春和政

卷二十九

汲古閣

禾黍為場，場圃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圃名蒲。地，櫬是為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為櫬也。 匠慶

請木國為定，如作櫬。季孫曰略國不以道取為略。匠

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國御止也。傳曰：遂得成禮。

故經無異文。御，魚呂。國，止。寇謂之禦，御猶禦也。故

訓為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為櫬，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不

反哭則不得書葬。今定如薨葬，備文則因。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國季孫至謂

曰：不以道取為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為之也。匠慶又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櫬，其意言遣我略人。

我只略女。季孫令之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古之志，記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彼自是解正義之語，與此不以。冬公如晉聽政，國受貢賦多少，道取為略別也。國晉侯享公，公請屬鄆。國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之政。

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邪鄆縣。國句其俱反，顓音專，臾反。

鄆，鄆小至鄆縣。正義曰：附庸附大國耳。鄆乃子

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尚附人，况鄆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顓臾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蓋國內共為此計，使相者代公言之。 晉侯不許。

春秋左

卷二十九 二十八

汲古閣

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官命晉官徵發之命曰二年鄭子駟以君初喪

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未葬解之此以徵發解

之觀文鄩無賦於司馬吾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

也朝夕如字褊必淺反共音恭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鄩以自

助借字亦反註同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鄩世子巫

如晉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間何間缺間陳間廁之間何音司間音閑又間廁之間又如字○無終子嘉

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使

吏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

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

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

羿有窮君之號夏戶雅反下註皆同羿音詣○夏訓至之號○

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
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為夏訓也羿居窮不
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
也后君也窮國之君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公曰

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

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

卒子相立羿遂伐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鉏仕

音泰相息亮 禹孫至國各 正義曰夏本紀禹

反下及註同 生啓啓生大康是禹孫也為羿所距

崩弟仲康立商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

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

立但羿握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

過澆 澆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

為天子 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

傳言 代夏政云不修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

則羿 自立為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

依斟灌 斟灌夏時尚猶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

浞殺羿 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

相相死 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

有百載 始滅澆而立少康計大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

仲康崩 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言羿浞之事是

馬遷說 特其射也 羿善射 尚書云大康尺位以

逸豫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

名此云 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

也說文 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

王射官 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

日並出 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

鳥焉解 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

水火流

卷三十九

三十

因一作困

東

樂

水正

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取信要言譽時有羿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

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武羅伯因熊髡

老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髡若門反危莫反圍魚呂反

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

有寒亭伯明其君名泥仕角反徐在角反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泥行媚于內

內宮人伯明后寒棄之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

而棄不收采也夷氏正義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為氏也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樂音洛下同

詐

安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慝他得反後同券內

咸服信泥詐羿猶不悛悛改也悛七全反將歸自

田羿獵還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亨

普彭反煮也家眾殺而亨之正義曰家眾謂羿食音肅註同之家眾人反羿以從泥為泥而殺羿

也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其子不

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

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音革泥因羿

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

春秋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及古閣

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

平壽縣東南有斟亭○澆五平反豷許器反

同姓諸侯○正文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

義曰世本文也○正文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註

反掖音亦漢書○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

是也○是也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

○燼遺民燼遺民○正義曰樵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

父兄之讐故靡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

子○少詩照反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

杼少康子○杼直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本紀少康崩子帝杼立是也有

號○羅伯因熊鬣危圍本羿棄之浞亦不用失人是

國之大患故言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

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

戒王過○箴之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

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

改不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為武王時大史也闕

謂過失也大史號令百官每官各以箴辭虞人掌獵

故以獵為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

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駟子瑗

瑗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駒駘大傳胡廣各有

春秋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及古司

語

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於虞人之箴虞

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為之虞人掌田獵

澤野萊謂芟其草萊以為殺圍之曰芒芒禹迹畫為

處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為防是也九州

義曰畫分者言畫地分之以為竟也禹貢惟冀州帝

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入州各言

竟界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

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所畫分也經啓九道

啓開九州之道啓開九州之道

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

滌源九澤既陂故此亦言九道言出開通九州之道也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國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處如

字本或作攸家擾如小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

反又音在帝夷羿○正義曰帝王之號當時所稱

亡北反三代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謙而不稱為帝

其統天下實與帝同所謂今之帝王古之帝也後人之

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

皆稱為帝此羿篡立為王故以帝稱焉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

念獵鹿牡○應音憂鹿牡武不可重

所角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為重累之重故

反為數也服反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失任

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

也恢苦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

也恢苦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

也恢苦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

也恢苦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

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及后羿事○好呼報反下文同懲直升反○於是至及之

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問遂說羿

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為此二句以

解魏絳之意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荐在薦

反或云草也易以豉荐聚也○正義曰釋言云

反徐神豉反註同荐再也孫炎云荐草生之再

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

從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

是言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聳懼狎習也○賈音古聳息勇反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

頓壞也頓壞也○正義曰頓謂挫

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鑒于后羿而

用德度以後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

用善謀音悅○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

邾敗于狐駘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

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徐敕才反番本又作蕃

應劭音皮一音方袁反白襄魯國記云陳子游

為魯相番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也台吐才反

縣○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

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者藩之子也國

家火流

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目一作巨

又

誨

壺
鮒

音

人辟諱遂改皮音而為番字因而不改也。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

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髻而

已。○髻側瓜反合結音計。○髻麻至而已。○正義

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泉麻與髮相半結之

馬融以為屈布為中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為去

纒而紒按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兒女也縚

母喪孔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爾爾鄭玄

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

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謂之哉如鄭玄去纒而空露

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髻衰三

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其文而謂之髻衰也魯人逆

喪皆髻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髻字從髟是

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

當麻髮半也於是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

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髻而已同路迎喪以髻相弔傳

言魯於是始髻者自此以後遂以髻為弔服雖有吉

者亦髻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

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髻而相弔知於是始

髻者始用髻相弔也髻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

者髻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前笄髮衰三年是也其

齊衰期亦髻於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

誨之髻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註檀弓云大夫

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國人

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

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公幼弱

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本

或作侏亦作朱

音

水竹水

姑曰小千無誤小姑曰水雷不書雷入籍之

蘇小千木雷其對六雷木雷對六雷

福之曰然文無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